德城輿誌

單

德城輿誌 一

而[illegible]

究竟靜平然餘無有走

圖〻不於不發必至於十善

向又主家案虞讓戒一向

謹表審申請

邑誌舊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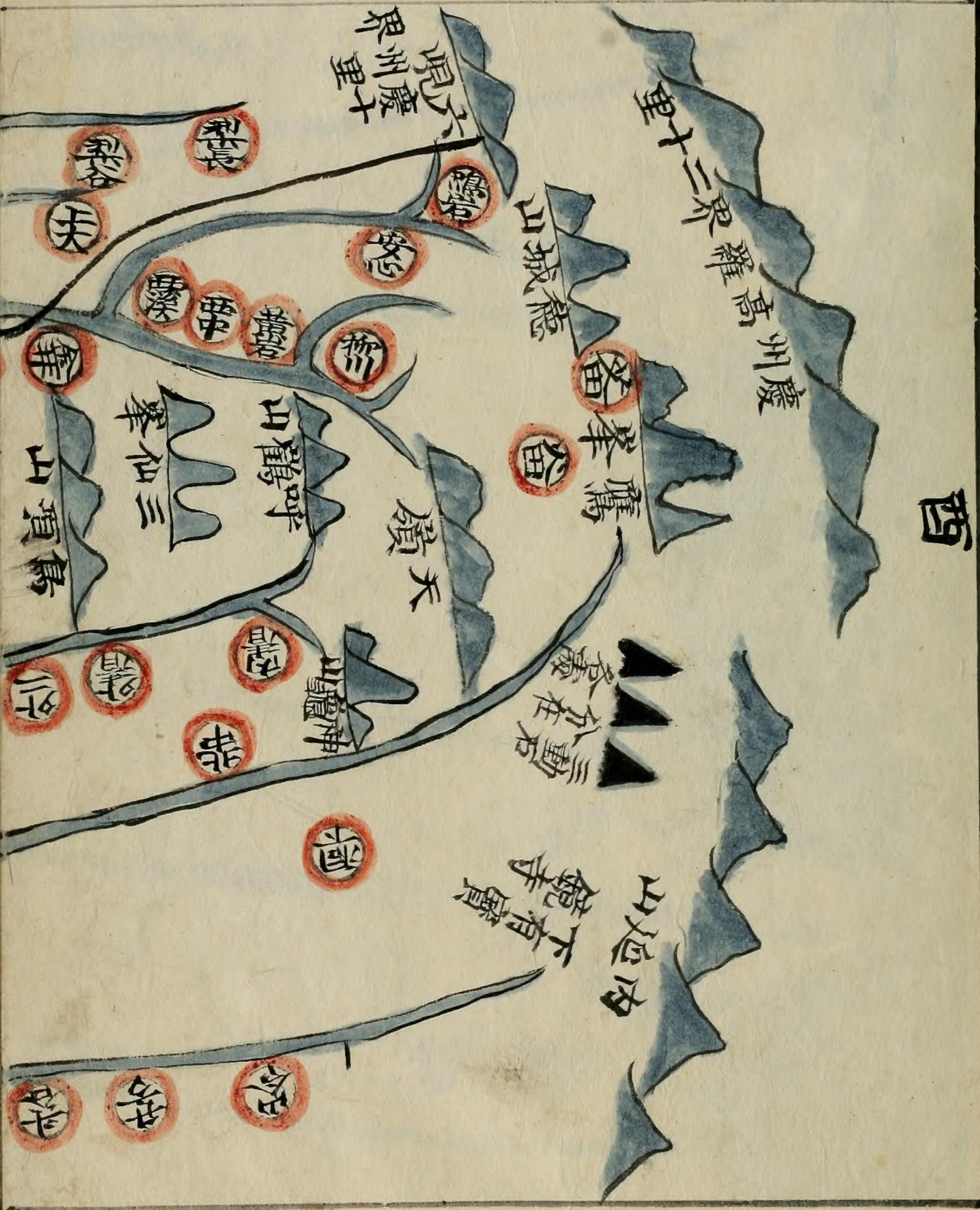
地之有誌有圖古也聖帝明王之有輿地者莫不以是爲重焉自周禮設大司徒之職職方氏之圖周知廣輪之數而周以之治漢高收圖籍而得天下光武披輿圖而恢漢室曁夫廣輿之記一統之誌寔爲責治之具而有其國者必有其國之地誌其法雖美不可移用於他國況我東乎又況我國之一道一道之一邑乎我東方文獻大闡治具咸修有輿地勝覽一書而剔去繁瑣該其體要綽然爲治世之輿誌固無以加此而古今不同或不無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大

爲識者之憂久矣今布政使李公溊按察本道政平
治著巨細不遺少大畢舉盖近世之賢大夫也按治
之初令七十州之牧守各修其邑之地誌揭圖其上
竆地而述舉邑而載事㮣鴻纖理通幽昧大體悉徵
歷代之地誌我國之勝覽而倉廩之儲賦税之入軍
旅之數進獻之物與夫供軍門之用給倭館之需其
他細細纖纖大大巨巨莫不該具而畢備盖其七十
州之誌出於七十人之手各盡其見聞纖悉而無遺
周詳而不漏則此實地誌之大備者也是書也統諸
人之文軌張一方之襟帶著人物之虛實摠山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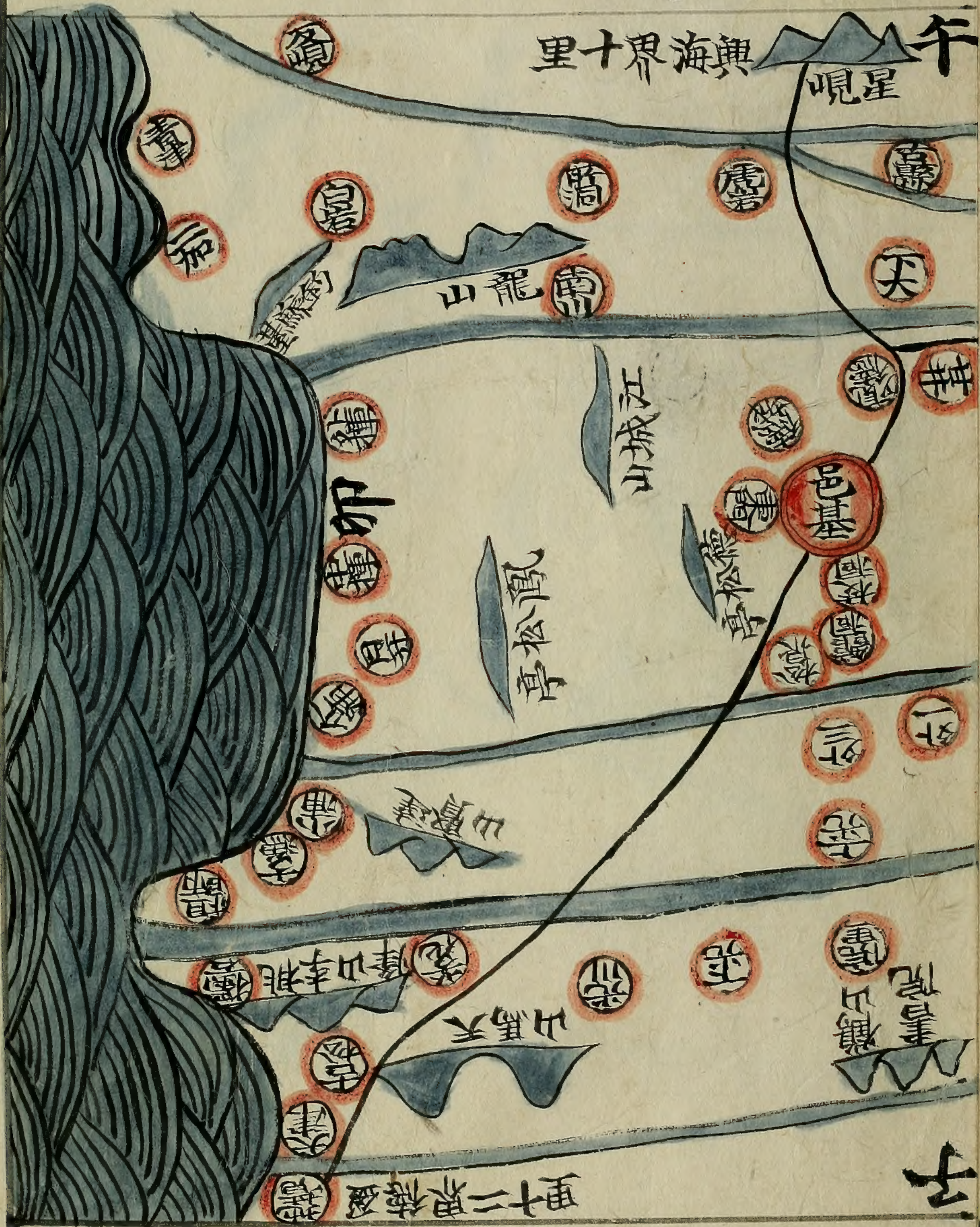
要會一開卷而郡縣之大小地形之夷險户口之多少軍旅之衆寡糶糴之數歲計之類莫不瞭然於心目之間則後之繼公而來者欲知七十州之所有只就几案上求之其治也豈不易易哉誠若授公以大司徒之職職方氏之任使之修一國之地誌如七十州之誌以備　九重之乙覽則數千里疆場之内人物流峙之盛財用軍戎之數不待巡省而曉然矣不佞來守此邑適當是役故書其顛末弁諸卷首黄鼠榴花節上澣縣宰豐山後人四休居士洪沃輔啓心

邑誌目錄

清河縣山川坊



曲道里之圖



清河縣邑誌

建置沿革本高句麗阿兮縣新羅改海阿爲有隣郡領縣高麗改今名顯宗屬慶州本朝太祖時始置監務後改縣監

郡名阿兮 海阿 德城 清河

官職縣監 蔭六品座首一人別監二人軍官三十人人吏三十九人知印十五人使令十四名官奴十六名官婢九名 松羅察訪 蔭六品吏四十五人知印二十九人使令八名奴十八名婢十六名 介浦萬戶 今革

姓氏本縣李金明朱 熊神 鄭南界吉 明朱南界吉今無

山川呼鶴山 在縣西九里主脉自慶州鷹峯山來爲本縣鎭山 內延山 在縣北十

一里主脈自鷹峯山来山有大中小三石鼎列於巖上人稱三動石以手指觸之則微動兩手據撼則不動新羅真平王避甄萱亂于此山

桃李山 在縣北十一里主脈自內延山来

神龜山 在縣北十一里主脈自鷹峯山来有三龍湫旱禱則應

別乃峴 在縣南十五里主脈自鷹峯山興海郡界

龍山 在縣東六里主脈自鷹峯山来

德城山 在縣西十三里主脈自鷹峯山来爲本縣主望山旱禱則應己卯興海郡吏金德裕偷葬其父一邑民人齊會掘去

海 在縣東六里

介浦 在縣東六里昔置兵船以其海門廣闊常有風患移置於迎日縣界通洋浦世傳新羅時置軍營鑿三坂子於浦上以防倭各長二里深數仞遺址尚在

二岐路浦 在縣東十里

虛穴浦 在縣東七里石有虛穴故名

古松羅浦 在縣北十三里

桃李浦 在縣北十一里

伐池 在縣西七里周一萬三百尺今廢

風俗

尚文教講武藝務耕織好古朴

坊里

縣内面 距官門九里東門外里在城東校洞里在城北上筆峯里距官門一里下筆峯里距官門二里花枝洞里距官門五里鰲頭里距官門六里月牙邱里距官門七里外揮羅里距官門七里中揮羅里距官門七里介浦里距官門八里小斤浦里距官門八里方魚津里距官門九里

東面 距官門十五里白巖回里距官門十里二加老津里距官門十里青津里距官門十三里蓄峴里距官門十五里所洞里距官門十二里虎巖回里距官門十一里

南面 距官門十五里古縣里距官門十里梨長洞里距官門十五里

西面 距官門二十里上大坪里距官門六里上下大坪里距官門五里金井里距官門十里安心里距官門十二里乾川里距官門十一里中里距官門十一里黃巖里距官門十一里柳川里距官門十二里火田里距官門二十里内清溪里距官門十里外清溪里距官門八里乍谷里距官門五里

北面 距官門二十里上廣洞里距官門十里下廣洞里距官門十里寶鏡寺距官門十五里山嶺田里距官門二十里屯谷里距官門十五里

地境里距官門二十里古松羅里距官門十五里西皮末里距官門十三里大津里距官門十三里相師津里距官門十里新院里今廢

驛面 自官門北距一里舘洞里距官門三里松泉里距官門三里外一洞里距官門五里外二洞里距官門五里外三洞里距官門五里芳華洞里距官門十里廣川里距官門十里成道菴距官門八里

戶口 元戶一千七百三十三戶人口男女并六千八百七十五口 男三千二百七十口 女三千六百五口

田賦 **旱田** 元帳付六百六十六結五十七負八束內各摠免稅陳雜頉并二百三十一結八十一負一束時起四百三十四結七十六負七束 **水田** 元帳付五百十二結八十四負五束內各摠免稅陳雜頉并九十一結五十七負八束時起四百二十一結二十六負七束 **田稅** 木十同五疋十七尺七寸米八十四石二斗九刀五合一夕太八石三斗四夕 **大同** 本木四同四十

九疋作木四同四十九疋 結錢四百四十九兩五戔五分

徭役 柴除雜頉戶每戶十二丹式捧用鷄炭藁除役戶每結鷄一脚炭一斗藁三斤式捧用 貢蔘添價錢大同磨鍊今廢交遞時新官刷馬二十一馱內十馱半出於大同米十馱半及大馬一匹價三十兩出於大同夫瓜遞刷馬二十馱專出大同米罷歸刷馬二十馱專責大同夫巡營納年分紙二十束代錢五十兩及田羅薄大謄書紙三十束小謄書紙六十束價以時起結從時價磨鍊收捧各營呈公事使南北傳關使路費除雜頉戶一從烟家數元戶穀二斗獨戶一斗式春秋分捧飼猪粥一斗柴一丹除雜頉戶逐戶收捧飼羔太皮一結一石式收捧於大同夫喂馬蒭除雜頉戶每戶一馱式收捧

軍額訓鍊都監 陞戶砲手一名待知委抄上砲手保四十六名 御營廳 正軍十九名資保二十一名官保四十名 校書館 刻手保八名 掌樂院 樂工二十十三名

禁衛營官保十八名兵曹內吹保一名丁二名今無餘忠翊衛六名今無

監營屬左別武士四人保八名秋直二名右別武士一人保一名秋直一名左兵營

屬守城軍一名今無物膳軍十六名內良九名奴七名旅帥一名隊正一名水營屬水軍

保三百二十名烽燧別將一人烽燧軍一百名慶州鎮屬東伍哨官一人旗牌官三人隨

卒十名步軍一百三十三名保一百三十三名卜馬軍十一名保十一名別隊二十九名保五十八

名吏奴作隊哨官一人旗牌官二人隨卒八名一檣軍一百十一名選武軍官

十五人

城池邑城宣德丁未縣監閔寅時安東奉化豐基榮川等邑來築周一千三百五十三尺高九

尺女堞一堞有東西門內有二井二池一井今廢

倉庫儲置倉

軍資倉米三石三斗五刀一

合一夕太七石一斗四刀六合五夕租二十一石十四斗九刀一合二夕皮牟二百二十四石七斗九刀一合七夕

常賑倉 米十八石七斗六刀七合太七石十一斗二刀四合租一石五斗二合八夕皮牟三百八十石六斗七刀七合四夕

軍作倉 米一百四十七石三刀四合八夕太一百二十二石十四斗三刀二合四夕租四百二十四石九斗四刀六合六夕皮牟八十二石十四斗二刀五合

私賑倉 米二刀二合太二十八石十一斗三刀八合租一百二十四石二斗三刀五合六夕皮牟一斗五夕

別會倉 米四百二十五石三斗二刀九合六夕太二十九石十二斗五刀六合租八百八十七石九斗九刀九合一夕皮牟四十六石一斗七刀

營賑倉 米二十九石九斗五合太七斗四刀租四十七石三刀七合皮牟一百五十三石十三斗六刀三夕

浦項倉 米二十五石十二斗八刀五合一夕太十九石六斗七刀七合七夕租三百五十八石七斗七刀一合

水營 租三十九石四斗六刀七合

統營 米九石九斗九刀四合九

夕太三十六石九斗五刀六合八夕

戶籍庫　軍器庫　官廳庫

烽燧桃李山烽燧自官門北距十五里南自興海島烽燧二十五里來準北應盈德別畔山烽燧五十五里去應相準

學校鄉校

在縣北一里知縣安錫佺記曰德城縣小多儒而邑鵲山院歲勘恒入時月有事併億屢缺官亦薄廩不足以常賙則甚可傷也惟我國家政先養儒物意兩盛而外則責在郡縣郡縣吏豈可緩於奉承之乎亦惟我先相晦軒文成公當麗氏之季竭其家有興學養賢首事於吾東而斯文永有賴焉不肖幸藉餘澤見爲是縣則其於學校之事尤不宜後於人也苐客舘倉庫之屬歲久傾圮亦不可以爲邑故視事而卽始土木之役四載之間公廨旣盡改完而凢其公役之費要不取之於民則薄俸亦襲罄矣鵲山之院僅爲經理稍具財用縣學則改建西齋亦有所規畫使生徒始得直宿而至若東齋則力不逮而計無所出盖失其輕重先後之宜不齊惟乘我家風之爲愧上負

大政不職之辜殆不勝其自訟矣督郵沈君和鎮
儒雅有自而持己廉約秉心篤厚非簿書刀筆者
所可比也館松羅未幾僧謁夫子廟退而與羣儒
並講于明倫堂仍聞齋儒素乏供具而問知縣之
未能舉也乃慨然而曰郵丞雖無學校之責咫尺
聖廟常接多士於心自有不能已也知縣定計則
亦願割俸相助矣於是遂各出緡錢多少付校儒
之主者俾歲息之爲買田供士之用非曰數歲之
間此物能優於用也如或後來君子不鄙舊丞舊
倅之事而其有大之者則亦不患不足矣諸儒皆
請書以識之自念守宰於學校乃其職耳而不肖
亦惟忝先之是懼今茲區區之自效蓋不足道也
惟沈君官寄孤郵非關縣政而乃用意於是事苟
非尊聖之識愛士之篤何以及此此可以書之書
之又俟後來者　縣宰柳道宗記曰惟我　聖朝
以崇儒重道之教陶儆四百餘年海東一域　莫不
興起於菁莪樂育之化教人倫而成茂村以之彌
綸廊廟捍禦邊徼者皆從學校中磨礲成就是知
建學於國設校於鄉實養賢衛國之一大基本也
昔在　明宣晠際文運鴻朗懿我晦齋退溪兩先

正以亞聖之恣紬作於此時不由師承接統程朱元氣於國家而指南於後學使嚮南七十州名爲鄒魯至今風韵家傳教化衣被其醇雅謹勑之俗蔚然爲諸道之最也雖此清之爲縣雖濱海之彈九小邑雖係於山南諸州之列以純素質倫名於世者額由薰龔朝家培養之化先生庸尊之教而然歲癸卯春余幸奉 命到縣蒞任之粤三日謁夫子廟是年冬改修五聖位神櫝床卓及地衣因釋菜禮釐正且與鄉長老議節材取剩重印經史加置學田抄遂冠童秀異者春夏而製秋冬而講閱三歲而隷一援鳴呼顧余膚淺何敢獻爲於興勸起獘而蒭觀邑俗文少質多可與有爲也故雖不援僭妄若有施措而規畫昧方肥蔑功效然而雖顧境内章甫以今日之心不解於明日而嚴下邪正内外之别而克念征邁滓礪之功知於名教中自有樂地則其於先孝悌後文學之科不失其序而庶襲有補於君子成已成物之道亦不負 聖世興學作入之意云爾

壇廟

社稷壇

在縣西七里

文廟

在鄉校

城隍壇

古在龍山今移縣東一里

厲壇（在縣北五里）鶴山書院（在縣北十里文元公晦齋李先生彦迪妥靈）

佛宇

寶鏡寺（在內延山有高麗李公老所撰圓真國師碑銘）金法堂（四溟大師惟政）

記曰人有古今物有盛衰略舉來由以示于後山則古稱終南後改內延寺稱寶鏡者以前漢永平十年西域佛法始通中國梵僧摩騰法蘭二人奉佛經像來震且時所持有十二面圓鏡八面圓鏡而十二面鏡則中華雍門外立寺埋置亦以白馬馱鏡而來故遂名曰白馬寺八面圓鏡騰蘭使弟資日照燭遺云東國朝鮮日出之方終南山下有百尺深潭是乃東國之明堂填水埋鏡創立法堂則萬歲千秋不壞之處即為教焉故稱寶鏡金堂也改稱內延者新羅第七葉真平王避甄萱能免其亂故後稱內延建塔者道人覺仁與文遠等相謂曰有寺而不可無塔塔於是鳩工聚財以青石造五層立于大殿前初創則顯宗癸亥三月二十七日也世係寢遠未免凋廢東晋元帝永昌六年壬午三月二十七日有識僧文彦者重創也又重創者唐玄宗天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南岳門人哲

歛者創也逮至後梁末帝時判曹溪宗都大禪高
麗王師圓真堂諱承逈字永迴俗姓申氏上洛山
陽人也十三歲曦陽山鳳巖寺洞純師剃落其髮
明年就金山寺戒壇受具是也恭和八年戊辰命
住皆骨山楡店寺因致書固請於是來赴京師今
相國清河公率門下眷屬數千人出迎於城東郭
住持寺欣然傾盖之歡對以摳衣禮如以石投水
脗然相合公自是尤重禪風使曹溪法乳盡振東
土皇以宿祿浮感耶師乃自言寶鏡舊寺人去星
移物盛而衰夷禦棟樑龜坼盖瓦椽桷差脫傾瀉
不日欲蹟肇基之蹟重舉經營之後聚財貨召匠
石斬林木而遠山開剪藤蘿而基砌上級建法堂
五間次設廚房四處次建淨門一間別就殿之中
央命工倩巧削木構一小寶閣飾金銀懸幢幡設
蓮華座奉彌陀尊像以安之其次盖瓦又其次丹
青又其次塗壁又其次內而鐘磬法鼓鐃鈸之類
外而什用雜器之屬具修畢備而迄于今寶坊依
舊前善遺躅皇不休我山菴寺五十有餘三龜石
三動石十二瀑沛無風溪落霞橋袷得臺寒山臺
妓花臺鶴巢臺臺下蒼虎萬文間落爲懸瀑激觸

淙潺聲若碎玦環如也自瀑而上數十步許灌筒爲砧晴雷振山溪上有麓蹲走如龍經寺之前而翠倚蒼倪所謂碧岑爲屏者也天成石門經穿其中巖川崎嶮樹木蔚然成陰夐絶人居不見樵採雖梔源之窈窕未能有過於此也於乎此寺之成敗此塔之典廢也此塔之典廢氣數之盛衰也氣數之盛衰吾道之汚隆也釋子苟以道自守則氣數之祥厲可消矣而與天地相終始也

四天王門

李宗榮撰記曰東海之上有清河縣縣之北有內延山山之中有寶鏡寺寺之南有天王門山古新羅王避敵之地寺故漢明帝所建門即諸天王降自兜率而出入者也飛騰翥肆六龍回日仙鶴停驂山之勢也殞粉玉削或鋸或角碁布星羅洞之石也怒濤吼空飛流直搗雷霆搏擊龍之湫也珠樹琪林四面錦鋪之花也棟宇神靈千年獨立如来之閣也暈飛鳥革翬然突兀天王之門也門之內有四王塑像靈旺雄傳呵禁不祥山鬼海若畏不敢近佛之靈永安寺之僧長無灾也是門重建於遂古丙寅始立之歲滄不可記舊制湫隘不宜於名山古寺諸禪侶相謂曰可惜也已

今日茲當庶務之暇爰謀惟新之畐需材取鳳亭
之松梁桷之大悉具運木借漁戶之力阰山之重
亦輪撲斲之響滿城運斤生電呼耶之舁動地負
棟如雲集度則無改前規工費則不煩官物役民
無過一日寧有一夫之偏勞用功殆近三旬幸值
三農之少間殆我皮鞏手城上居然突兀於眼前
棟樑一新山川爲之動色檐甍並聳城郭隨以增
輝雖異於宴息遊居亦可以登臨睡望把酒翫月
宜暇日之歡吟遊目騁懷足幽情之暢叙三方朝
供青山圍雲錦之峯一面東開碧海橫襟帶之水
實暘谷之旭日粉堞晃明應梖覘之夕烽畫角宗
亮蕪旬之役已訖肆旅楹之有閑百歲之遠可期
庶斯樓之不朽既成重構之制詐無六偉之辭兒
郎偉抛樑東滄波萬里渺空漁舟日日來往四時
長無烈風兒郎偉抛樑西山色遠迤漸低村巷靜
無狗吠一方老少安棲兒郎偉抛樑南斗宿祥光
二三稟得生生旺氣隶蓬戶戶多男兒郎偉抛樑
北衆星環供辰極璇杓浥注瓊漿萬姓同濟壽域
兒郎偉抛樑上海天秋色泱瀁罡風吹下重霄掃
畫山嵐海瘴兒郎偉抛樑下五穀穰穰滿野但得

時和歲豊材無凍餒鰥寡伏願上榒之後庶政交修百廢俱去民安物阜莫一邑數千生靈俗厚風淳綿五福三萬歲月

梅竹樓

在東軒傍今無

鳳松亭

在縣東二里有長松數百株掩翳海門亭無

風來亭

在客館北今無

海月樓

在東軒南文元公李彥迪撰記曰

邑之有樓觀若無關於為政而其所以暢神氣清襟懷以為施政之本者亦必於是而得之蓋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覽之所高明之具以養其弘遠清虛之德而政由是出其所關顧不大哉清之為縣僻在海隅客館之東古有小樓陋隘低微隱在雉堞中四顧無眼界無以宣暢湮鬱導迎清曠至使浩渺無涯之壯觀碍於咫尺而莫収所見者半畝方塘數叢梅竹而已嘉靖戊子年間縣宰金侯自淵始欲改構增其舊制峻而寬之滄溟浩汗舉眼斯得人之登斯樓者不知樓之高而兀然如天開地闢而敞豁也遂名為臨溟閣茅以匠不得良築址不牢營搆失宜不數年而傾側厥後柳茂續緒之支撑起正未久旋頹賓客之至是縣者雖當夏月困於炎蒸而徘徊却立不敢

登者殆將十年矣歲丁酉秋鉄城李侯股以親老出紐縣章游刃之餘慨然有志於重修尚慮邑殘力薄重勞疲氓乃搜吏民之欠科納者隨其多少而稱其役之輕重又求助於水使李公夢麟得隣境戍卒之闕防應罰者百名除其罰而用其力不煩民而事集累土築基結搆精緻碧簷丹楹玲瓏宛轉材瓦仍舊而制作一新乃改扁為海月額用成尚書世昌妙筆而屬余記之余維吾鄉距縣纔數程庶幾一往登覽以滌塵煩而繫官于朝莫之遂然茲樓之勝狀因其名而求之亦可得其一二矣凭欄縱目萬景森羅遍延野綠遠混天碧鬱然而峙於北者內延山也巍然而秀於西者回鶴峯也松林遠近蔥翠可翫烟嵐朝暮變態萬狀而獨取二物以為名者志其所見之大者也見其大而有得於懷豈但快目翫物而已哉若乃桑暾照波烟霧初消森森漫漫空一碧萬里瀲渼瀲灩浮天無盡沖融滉瀁不見崖岸凭高而極目渺茫追乎如凌虛御風而臨河漢使人心境廓然廣大寬平而浩然之氣充塞於兩間此則觀海之善者也至若氣霽坤倪雲斂乾端冰輪轉碧暮靄橫白水天

混光星河韜影霽色嬋娟澄輝皎潔人在危樓愛而翫之寄身於清高之域而寓目於虛明無盡之境杳然離世絕俗而登蓬瀛使人胸次灑落查滓淨盡而本然之天浩浩於襟靈此則翫月之善者也嗚呼君子之觀物異於俗眼觀其物必悟其理而體于心故觀天行而不違寧息察地勢而思厚其德侯之以海月名樓夫豈徒然哉海以取其寬月以取其明寬以弘吾量明以昭吾德雖以之治天下可也而況於爲一邑乎登斯樓者目其額而思其義則庶免於俗眼矣　申維翰記曰全城李侯宰清河一年致書言清之邑距滄海之岸環岸而城城中設公舘衙舍纍纍如布碁是其官居燕息寢飯言笑日與海吐吸而獨亡以縱目於金波浴月之觀者廨宇之隱於城而視窮於咫尺故也往昔一二良宰屢起亭榭在東曰臨溟閣而地徙築於西北隅曰海月樓嘉靖癸卯晦齋李先生記文具在然斯皆壓城而架虛岌岌其棟輒被海颷撞碎葺而壞壞而墟者曠百年矣及吾莅縣而惜往美之荒墜謀所以新之迺於海月樓故址滌蕩一畝地勢差高可以俯瞰前洋斯焉少築不壓城

不架虛廡幾風雨無缺遂捐財募工而治之旬月而告成者方塘曲檻左寢右堂可坐而眺望可憑而嘯傲覆以瓦繪以采各致其精夫是之謂斥晏之適而得大鵬之觀也吾自今偃仰於斯雖其棟梁之高不及古樓三之一而西北諸山未全露然彼一碧萬頃浩渺黏天火傘騰波冰輪轉空使吾目境與几案之間便作廣寒宮神仙界遠近觀者孰敢曰吾樓之少乎取遺塵中成尚書舊額與李先生記板而拂拭揭諸眉讀是記而爲癸卯者三易矣子今爲我志之不佞雖輸忝官化壤得侯書驩甚馳往觀之立而歎曰邑如彈丸廩如懸磬而耕田者不知有夜市魚者不聞有征出樓從何而起即侯之清白照物已與海月分光矣夜宿于樓二更銀蟾出海樓上下爲瓊瑤窟命丫鬟鼓絃而佐觴酒酣而歌曰海漫漫兮天蒼蒼月出皎兮山河光侯登樓兮倚欄干若憑虛御風兮挾飛仙泯欣欣兮色笑頌侯之德兮如月來照使姮娥絙琵兮馮夷舞樓永寧兮樂終古樓前數步鑿方塘新貯水且蒔芙蓉是侯之力舊記所無可併書金

會淵記曰我邦環瀛爲域沿而置邑盖百數淸河

之為治最瀕海而且少酉君任　閩宮三載出為
是邑親友皆咨惜之曾以遊宦經行者語及輒蹙
眉君則乃夷然及到官抵書曰縣臨海並數里短
堞圜崗緣數百武荒茅苦竹麗而居者百餘家日
候常陰少晴瘴濕着肥而染衣海瀧時鬨雷吼殷
聰薰颶每到腥聞逆嗅茲其難居之端歟余固訝
諸人之言覽此滋不禁憂念以為君必病矣未幾
又以書來曰訟牒直虛日無過十數雖鄉音侏俚
乎亦愿撲可取有內延巖瀑奇且壯想楓山龍湫
之第九曲萬樹霜葉亦不多讓曾謂絕海僻壤乃
有此雄觀奇賞耶今又投示所撰海月樓重修上
樑文余於是又知有茲樓之勝不出庭除而能令
憂者得舒病者得蘇伊昔之慮今不復置矣余嘗
遵海而東看日之出昧爽而起凝眸遠睨上下澄
碧萬里一色宵宵真真莫辨其際忽見一彎殷紅
微露圭圓漸次如瓮如餅徐升緩進至於殘金一
大盤高湧於形霞瑞靄之間而天水始分世界始
白此天下之大觀而其氣像之尊嚴景物之拱衛
比如　大君臨殿萬邦咸仰自不覺肅穆興敬有
未可以狎而為翫矣今是樓之月余雖未及登覽

也苐以疇昔之觀較而論之則卽其出幽升明由微至顯光景萬千則晝宵何間最是清朗昭曠映澈雲海點翳不興煩塵頓消夜氣增其澄鮮樓居適其虛明徘徊賞詠真得以爲已有者則惟月是已夫有泉以滌其外有月以爽其中雖有憂愁鬱悒人不堪其苦而俱已陶汰恢蕩浩無纖芥之滯兹固君所以不病而樓不可以不修予壯喜月每清夜光盛輒倫然忘寢冬夏未或異焉嘗叩君以古人詠月詩清壯奇傑若老杜白帝作急嵥蒼藤之句者君歷舉唐宋名家及東人題詠以覆之今焉登眺起興必有自得於言外秀句警語可敵是樓者余方對月而俟

六清軒

卽政堂縣宰安錫佺記曰余以不才遭遇昇平叨守清河邑小事簡終日寂如也公堂之額舊以七政余又命曰六清客有過余者問之余曰時清而河清官清而心清風清而晴清客曰吾入境知政清也并此於六以擬七事之數可乎余曰是則吾何能也客去而蟬聲滿樹小軒微凉枕几而卧不知庭陰之改也

闡化樓

卽鄉校門樓縣宰嚴球重修記曰嶺南古稱我東鄒魯盖以國之儒賢輩出

於南而聖朝右文之化由是而丕闡也惟茲清
河爲縣僻在海陬土風俗尚不與他等士之從事
問學者甚尠重以邑小官奬僅僅於調役恤恤於
催科無暇及教養之政所以學舍頹廢不庇風雨
而猶不能補葺者亦不知幾年可勝歎哉歲己丑
不佞承乏莅縣每因衆 聖庙至校宫未嘗不惕
然而愧惧越三年辛卯始得治其門樓而重新之
不彫不雘専用樸素匪惟昭儉亦坐力綿也於是
松羅金督郵仁謙作上樑文備記事之顚末文章
騰蔚不獨生色於是樓亦將傳信於後世樓舊無
額今以闡化名盖欲其儒化之克闡而無愧於鄒
魯之称凡我青襟之遊於斯講於斯者苟能因其
名而踐其實則豈不幸歟齋儒之終始董役者金
君廷玉其先人亦嘗有功於重建今能紬舊而盡
其誠可嘉也既落諸儒謂太守不可無一言紀其
蕪拙畧識如右 金仁謙拱上樑文曰伏以開闢
後七萬五千歲夫子之道惟尊白緑東三百六十
州清河之勝獨擅地無百里之大山川昭明邑雖
十室之殘綸祀豐潔面南背北庙皃崇嚴歷海桃
山地勢高爽殿閣廊廡摸來曲阜之舊規俎豆弁

蒙遵用太學之美制顧茲闡化之樓矜紳出入之路晨夕開闔之門飛簷近壓滄溟先照扶桑之日月層楹上出霄漢恒延恭山之雲嵐瞻 聖殿而青齋恍若樞衣於杏壇之上成春服而嘯詠一似迎風於舞雩之間第緣栒構之年深以致傾頹之日甚風打雨洗棟樑腐傷蛛網鳥棲丹青剥落力綿事巨修葺之難自古如今上漏下歒崩塌之患非朝伊夕士民爲之憂歎行路過而咨嗟今太守嚴公球縉紳清流簪纓舊族下車未周歲已陵郡之百廢俱興卧閤不開門成都府之七事無闕雖當再設賙賑之日益務重栒校樓之方捐薄俸而鳩材致庶民之效力得賢士而董役紬乃父之殫誠日吉辰良東洋之風雨開霽鬼輪神運西山之木石飛來郢匠揮風生之斤虹樑繡棟化舊制而宏傑晉工灑雲夜之筆辰丹蜀青剏新巧而玲瓏憑層欄而北瞻笑瀛閣之朴陋捲重簾而南望小月樓之低殘齋儒校生相慶於樓下村童野老交賀於門前茲將善頌之騰庸助修樑之舉兒郎偉抛樑東碧海茫茫萬里空咫尺三山何處在金鳥飛上靄雲中兒郎偉抛樑西泰嶽巖巖天與齊最

是夕陽堪畫虎樵歌相續下雲梯兒郎偉抛樑南縣郭嵯峨夕照含路接千年三姓國昏朝不絕往来豎兒郎偉抛樑北老柳修篁隱古驛衙罷鄭官一事無夕陽調馬松亭側兒郎偉抛樑上星斗照森天宇曠時有仙官下玉京冷冷笙鶴来方丈兒郎偉抛樑下撑地閭閻連四野土鼓豳風歌聖恩家家相勸太平笙伏願上樑之後基址永固柱礎不搖絃誦洋洋佇見土俗之丕変菁義濟濟庶致儒化之蔚興革旧就新縱喜武夷院之改建述文揭壁自愧盖國公之高才

敦教堂

鄭鶴

山書院講堂舊號明教堂河回柳侯道宗改扁今名縣宰鄭岐沆記曰縣之鶴山書院為晦齋先生而立以先生嘗有遺蹟于此故也以戊辰二月始役至壬申二月廟始成以越三月十八日丁卯妥靈焉廟宇三間講堂凡五間其左右皆置房東齋西齋各三間齋庖之所俎豆之用於是乃備古有渠流于廟宇講堂之間因以存之駕小橋其上以相往来象泮水縈紆泮官也堂前鑿方塘貯活水可二畝地瀦水無聲永歸徐回于外庭澄而為潭潭上有叢斗起而無奇可坐十數人于茂松疏林朝霞

暮烟變態非一東去大海七里西北去内延五里
餘日出東治萬象澄明使人瞻拜登臨油然有舞
雩詠歸之趣矣於乎先生之道明東夏配食文
庙豈可以一院之有無而有所增損於先生之道
德哉然而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同得不以先生而
有餘不以衆人而不足何者天所賦也凢我承事
于庙宇者齋明盛服薰蒿悽愴之餘肅乎若親承
謦咳况乎若薰陶德性則自今百世之下必有能
興起者矣由是言之院亦
不可無也是以爲之記

中和樓

卽鶴山書院門樓舊號明潤河

回柳佚道宗改扁今名縣宰崔昌傑記曰余莅德
城縣縣有海月樓樓有記晦齋李先生所撰也有
曰海以取其寬月以取其明雖以之治天下可也
盖爲臨民者警也每顧瞻莊誦令人有惕省之意
焉縣北内延山下有蘧豆堂卽先生杖屨所淹之
地堂前潤水潑潑潤之上小樓翼然頫以明潤末
知命名者奚取於明而與先生記海月之旨有犁
然相契者是潤也源深流長本體明潔而以其觸
石噴沙縈回屈曲有時壅閼閼則穢濁生焉必待
疏滯揚清而後乃復其明有似乎學者淨盡物累

昭著明德爲治平之本也舍此額者其深得先生
之遺意歟樓中經灰燼蕆修無所余助其院儒葺而
新之噫太守覽海月之記而爲政諸生目明澗之
額而治心焉則惟玆德城一縣庠類顧名而無愧
矣聊以是自警仍爲諸生勉之

隅暘樓 卽閉門樓乙巳河回柳俠道宗重建舍名

臨瀛閣 在松羅館郞察訪政堂縣宰洪沃輔上樑文曰褒州館堂廡甚圯癸年孫子應之發歎管城

驛棟宇載新今日楊貞一之宏制詹前有暈飛之
美樑上騰燕賀之休睹玆蔓城名區爰有松羅舊
舘鳳亭平鋪而北向宛如棋局之列于前鶴峯透
迤而南來蔚然螺髻之環其後三百戶閭閻撲地
環拱於軒檻之間千萬頃滄海連天帶領乎几案
之上茅緣結搆之草創乃見頹毀之日深殿宇異
靈光殿之巋存甚矣傍風上雨樓觀若黃鶴樓之
梔碎嗟呼棟折樑撓鄭丞之冠蓋相望非無元次
山之補葺驛舘之樣楠滋毁未遑崔斯立之修治
今察訪李公禮輔少年清標老成執手保民及脉
魚之信悉絶澤鴻養閑致駃駛之多廄有肥馬肆
以盡職守之念克恢新舘舍之規起雲搆而丹青

一新前歲成殿閣之美捐月俸而木石咸具今年
告一郵館之功觀日樓新制飄然依係中和堂之下
矚東海臨瀛館舊規革去彷彿滕王閣之上出重
霄誠深癒君幾成入脩門之夢軒名瞻極益切望
美人之思殆同作舍道傍人或謂不緊於已是誠
遇器錯節公則日自謀也疎顧念東西作隣遂成
一二同志調牙絃而聽山水之響其利斷金奏郢
斤而和陽春之歌兩棍積尾樓序高揭已多呈拙
之羞樑文隨成另堪露醜之歎茲陳善頌將舉修
樑兒郎偉拋樑東朝旭横洩一色紅混日樓邊奇
絶處扶桑旣惚有無中兒郎偉拋樑西西山突兀
與雲齊山雲忽入軒楹内朗吟陶辞憶旧棲兒郎
偉拋樑南櫪上名駒始釋驂月窟蘭筋勤拂拭盛
蓄何讓馳千三兒郎偉拋樑北瞻極軒中瞻北極
三載居官經綸事誠心斷斷爲君國兒郎偉拋樑
上南樓月白華筵敞掩山烽火報平安聖世不聞
刁斗響兒郎偉拋樑下迓畔祈祈零雨灑嶺嶠年
来年穀登農夫喜扑歌於野伏願上樑之後棟棟
不搖堂宇彌固維騏維駱四牡有肥澤之休載馳
載驅千里無郵傳之滯使後來者咸宜遵之蕭丞相

之規仍舊貫如何毋替前令尹之志

觀日樓

在松羅館縣宰洪沃輔撰

記曰額館莫改於舊郵地無起樓臺之美華扁高揭於新構義取觀海日之詩樑虹動輝簷鳶騰賀乃眷蔓城之勝寔是驛館依基殿宇草刱而堇構朔望瞻拜之有歎公廨體具而猶微朝夕居處之非所加以五六紀未補遂致數十間俱頹雲樑水臬之折撓褱多韓昌黎之發歎火見日至之用畢莫覩魯公僑之成功行人指點而咨嗟父老心寒而悼惜督郵李公禮輔月斧雲斲天姿永清着高手於殘枰之中志存補獘遇錯節於利器之上事不辭難不殫捐俸而鳩材知所先務益勤運智於身華將多前功用舊址而測圭不頒命發集遊手而畚土何患病民歸然殿閣之天際翔宗便拜跪之所蔚乎官衙之眼中兀亦得寰處之且淑餘財於功役之終刱小樓於外內之際臨滄溟百萬頃之壯觀對若萍之神山接扶桑三千丈之高俯瞰始朝之旭日杜工部之佳句今竊取之蘓長公之高亭吾以名也登樓揖讓恰容賓禮之周旋開閣拜趍庚兌常儀之苟簡固知事半而功倍孰云時詘而舉贏始毁終成

不但改觀於今日暫勞永逸亦足留惠於他時昔
也臨瀛閣之獨存今焉觀日樓之并峙薛惠之郵
不能改何憂乎今崔丞之日哦其間莫樂於此太
守某俱是西客又作東隣素乏歐陽子之逸才豈
能記醉翁亭之美未拂主人公之盛意遂為序滕
王閣之顛　郵丞李德楠記曰　國家設驛傳
命褎四百年矣其始也馬政皆有條理而其久也
政壞而弊生焉官之能知其弊源之所由生者歟
矣或知之而能得其修之策者尤尠矣夫知弊之
源修之得其策固非人人所可能也若夫官舍之
傾側易其樑桷治其瓦甓而已非難知難修者而
又多不能豈其財力之難具歟無誠心故也嶺左
松羅丞督八驛而館舍在清河縣館之作不知其
何年不修者又不知幾年曩余為丞有詩曰廨宇
年深半側欹斫來山木後前支能於目下扶持得
其奈剛風虐雨時進而謁方伯先以詩誦之仍請
其修之之財方伯顧而言他退而謁於吏民咸曰
力竭不可舉且請之愈勤謁之愈傳而歷三年終
不獲焉至今猶咄咄自語曰非余之慢入無應者
奈其奈何我去年送延城李敬叔赴是驛丞為序

贈之而無一語及舘舍盖以余無奈何謂敬叔亦無奈何矣無無奬何敬叔以修舘舍居上考余蹶然起曰是何術以能之又何其速也旣而聞諸人敬叔一言而方伯感其誠優與之材一言而吏民感其誠爭效其力不踰時而功告訖余於是知向之無應於余者由余誠淺也噫同是丞也而有其誠則一言而能動人不誠則三年不能動人余不惟愧敬叔而心自愧也然驛之弊政大於舘舍之傾側者多矣余雖無策以修之亦知其不容不修以敬叔之誠心其所汲汲以更張之者必先乎大而考績之褒凡舉其小何也余因是有所感矣故相國李文簡公平居言不及政事人疑其非所長及出按海西凡一道之爲瘼與爲利者皆罷行之又築城建將臺以固邊圉朝野始知其才大無不有敬叔公之再從弟而學於公者其爲政不負所受而仕早無以表見於世悲夫

飛下臺 在内

延山縣宰李秉遠記曰臺在内延三瀑上俗呼爲妓賀徃年王考大山先生宰延鳥再入茲山謂詩僧義旻曰爾不聞朗吟飛下祝融峯之句乎臺之名必以此而俗傳之註音相似也語在崔農叟天

不但改觀於今日暫勞永逸亦足留惠於他時昔也臨瀛閣之獨存今焉觀日樓之并峙舜惠之鄣不能改何憂乎今雀丞之日哦其間莫樂於此太守其俱是西客又作東隣素乏歐陽子之遠才豈能記醉翁亭之美未拂主人公之盛意遂爲序滕王閣之顛

郵丞李德楠記曰

國家設驛傳命爽四百年矣其始也馬政皆有條理而其久也政壞而弊生焉官之能知其弊源之所由生者尠矣或知之而能得其修之策者尤尠矣夫知弊之源修之得其策固非人人所可能也若夫官舍之傾側易其榱桷治其瓦甎而已非難知難修者而又多不能豈其財力之難具歟無誠心故也嶺左松羅丞督八驛而館舍在清河縣館之作不知其何年不修修者又不知幾年曩余爲丞有詩曰廨宇年深半側欹斫來山木役前支能於目下扶持得其奈剛風虐雨時進而謁方伯先以詩誦之仍請其修之之財方伯顧而言他退而謀於吏民咸曰力竭不可舉且請之愈勤謀之愈傳而歷三年終不獲焉至今猶咄咄自語曰非余之慢入無應者余其奈何哉去年送延城李敬叔赴是驛丞爲序

贈之而無一語及館舍盖以余無奈何謂敬叔亦無奈何矣無無奬何敬叔以修館舍居上考余赧然起曰是何術以能之又何其速也旣而聞諸人敬叔一言而方伯感其誠優與之材一言而吏民感其誠爭效其力不踰時而功告訖余於是知向之無應於余者由余誠淺也噫同是丞也而有其誠則一言而能動人不誠則三年不能動人余不惟愧敬叔而心自愧也然驛之弊政大於館舍之傾側者多矣余雖無筆以修之亦知其不容不修以敬叔之誠心其所汲汲以更張之者必先乎大而考績之褒只擧其小何也余因是有所感矣故相國李文簡公平居言不及政事人疑其所非所長及出按海西凡一道之爲瘼與爲利者皆罷行之又兼城建將臺以固邊圉朝野始知其才大無不有敬叔公之再從身而學於公者其爲政不負所受而位卑無以表見於世悲夫

飛下臺 在內

延山縣宰李秉遠記曰臺在內延三瀑上俗呼爲妓賀往年王考大山先生宰延烏再入滋山謂詩僧義旻曰爾不聞朗吟飛下祝融峯之句乎臺之名必以此而俗傳之誌音相似也語在崔農叟天

翼集噫武夷諸山名皆俚俗得朱子錫以美號清凉舊冒瞿曇語退陶皆易之茲臺之遇不亦幸歟

後六十五年不肖源秉遠来守茲土感慕倍之刻石表其名仍識諸寺壁上

道路

自官門東距月牙邱七里自月牙邱至海岸一里西距金井里十里自金井里至慶州界五里

南距古縣里十里自古縣里至興海界三里

北距古松羅十里自古松羅至盈德界十里

堤堰

呼鶴堤 在縣西十里周一千六百尺水深十二尺 **馬死堤** 在縣北十里周一千三百尺水深五尺 **於火堤** 在縣南十三里周五百五十尺水深七尺 **巳浦堤** 在縣東十一里周五百尺水深五尺 **都北堤** 在縣東十五里周三百尺水深四尺 **乍谷堤** 在縣西七里周一千四百尺水深五尺 **新增掩谷堤** 在縣北十里周一千二百八十尺水深十五尺 **水口防堤** 在縣北一里周一千三十尺水深十尺 **寶鏡川防洑** 在縣北十五里水源十里 **大坪川防洑** 在縣西七里水源三里 **廣興川**

防洑在縣北十三里水源十三里 新增閱清防川洑在縣西十里水源十里

場市邑內場在城東門外每月初一日初六日十一日十六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開市 松羅場在驛西外三洞里前自官門北距五里每月初三日初八日十三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開市而八日市近年移設于館洞里前

魚鹽魚箭鹽盆無漁船杉船一百十四隻稅錢一百二十兩藿田六庫稅錢一百五十兩

驛院松羅驛在縣北一里南距興海望昌驛三十二里北距盈德南驛四十里西距慶州陸驛十五里大馬一匹中馬三匹卜馬八匹吏一百七十二名奴五十八名婢四十三名 古縣里院在古清河今無 金井院在縣西七里今無 古松羅院在縣北十三里今無

牧場 無在前則分養馬一匹每年七月司僕寺受來翌年四月上送本寺矣近年則喂養條代錢三十七兩二戔二分以會減太藁草價烟户錢及單人牟夫條分數區處每年十月上納于司僕寺

形勝東壓滄溟西竝疊巘 洪汝方記東壓滄溟汝濤萬頃西並疊巘雲霞千態

石堡桃大海 趙瑞康詩

古蹟古清河 在今治南十里 北阿部曲 在縣北十里 等汀部曲 在縣東七里 金海部曲 在縣西七里 毛等谷部曲 在縣西五里 新池部曲 在縣西七里 干川部曲 在縣西十里 南界部曲 在縣南十里

寶鏡寺 東漢永平中佛法始通中國梵僧麻騰法蘭二人奉佛經而來所持八面鏡騰蘭使弟資日照去東國朝鮮日出之方終南山有百尺深潭東國之明堂填水埋置立法堂郎萬歲不壞之處郎寶鏡金堂也改號內延者新羅真平王避甄萱亂離故後稱內延也且有李公老所撰圓真

國師碑及四溟山人雜政所撰記

土産魴魚 鰒 大口魚 青魚 紅蛤 白條魚今無海衣 藿 廣魚 蜂蜜 石蕈今無文魚 三申魚 古道魚 道也味 沙魚 洪魚 海蔘 麻黄 黄栢 木通 蔓荊子 槐實

進貢人蔘 胎水今廢斑蝥 蜴蜥 膃肭臍 茯神 白芍藥 麥門冬 青木香 防風 槐實 生文魚今無乾大口魚 生大口魚今廢乾文魚 板廣魚 早藿 粉藿

俸廩衙祿位四十結公須位十五結合五十五結丁卯年爲始一依當年所定卜價収捧除納賦條

餘剩稅條段粘米赤豆菉豆太等物貿用需米二百七十石客供米十石合米二百二十七石行用

結夫中春秋分捧各朔排用民結每夫鷄一首雉一首炭八斗藁二十四斤式捧用

官蹟 閔天佐 盧乙正 姜思義 李巨賢 金弼 宋圭 李寧 金甫安 成踁 李蹊 張乙甫 河沔 金畏 成該 金道生 金壽仁 郭依舊 金明道 安溝陽 姜貞 朴忠義 朴持 閔寅築城郭復義倉 權啓經 權自庸 安敬直 尹璞 辛遇慶 李華 尹諫 晋自康 琴以成 黃允文 許旋 柳孝池 李守常 崔巚 曹敬治 方綱 白繼孫 金樞 柳常

金守良 尹顯行 宋元昌 李埰源 安勇
智 趙崴同 趙銅虎（善治著聞 重創東軒）趙琮 辛鶴
洪順江 金若平 張世璘 裴孟乾 高綱壽
朴頊 朴僙 李壽堅 金自淵 柳茂濱
朴堰 李肸 李彥塡 李守弘 全允溫 李
洛 徐希呂 鄭弘獻 徐時重 邑夢辰 朴
億秋 柳淮 姜士龍 李琢 李應仁 鄭希
顏 崔鎭國 高德符 金德鵬 趙廷幹 申
栝 鄭應聖 都蓋國 南大溟 朴琇 蘊繼
喜 姜諴 許廷闇 朴亨俊 權悟 李時得

金盍賢 李浤緒 田得雨 李衆元 沈瀁

李藩 柳思璟 崔郢 李岦 辛慶英 洪

錫武 沈東龜 甲戌量田不煩民力有清德善政碑 宋希進 有清德善政碑

權伉 李命賓 趙備 李峻岳 有善政碑 尹榮 改修呼鶴

廢堤衆民蒙利治績有著 柳挺輝 金萬重 新建鄕校門樓 朴重敷

權順善 有善政碑 李夢錫 柳壽昌 新設衙舍 韓公億 韓

翊昌 廣洞大坪兩處新設防洑 鄭揎 尹世衡 鄭岐胤 重建海月

樓改修呼鶴堤有善政碑 南啓夏 復義倉建社稷壇 李勛相 李揆一

黃鍍 新建司倉東庫重修各庫 盧世熄 移建聖廟改建東軒有興學碑有善政碑

吉震龜 柳廸 金世遇 宋明淵 權允經

李保命 金聖游重創客舍移建海月樓 權世隆 李彦綸
鄭敨 李湝清白居官蠲減民稅入於褒啓自朝家賜馬褒賞五面各有碑
崔弘相 任轍新建司倉東庫十間 李廷瑗 李徵復新建海月
樓 權正宅 沈垸新建社稷室 金範行 崔昌傑 洪
沃輔新建殿大廳中門三間司倉南庫八間 李海圖 嚴球自備穀物新設
養士廳重修鄉校門樓 安錫佺改建客舍與公須及司倉 尹衡喆改建鄉校門樓
及官廳庫 蔡敏恭 朴明淳 李普衍內衙及冊室改建公須移建
南命寬 趙有善海月樓重修各祭壇垣墻修築 鄭德濟 金濕
澤 崔峴 金命淵重修司倉玄黃兩庫火藥庫改建東門樓海月樓新築德
泉洑 李寘榮葦羅浦項倉新築掩谷水口防兩堤有善政碑 李永源改築水口斗谷

奄谷堤 朴民淳 重建客舍聖廟工庫養武堂開門樓 李章漢 有善政碑 李

秉遠 重建藏板庫有侑槪文擇集邑士冬春居齋夏秋製作終始一揆 吳玹 重建武庫

修補什物 張錫忠 金光素 李正幹 有賑恤碑 朴宗有

權焞 丁惠教 白宗倫 尹日善 朴孝聞

申應模 復設貢參錢新建馬坊清潔居官入於補衣褒啓承賜馬之典擇拜陽智

柳道宗 新建鼓角樓重修內衙烽臺官廳公須間司倉坐起廳及間間改修五聖位神槓

床卓及地衣重印經史加置學田旗幟新備銃槍改造 李德愚 鄭墰 金

尚棋 李學默 金羽東 朴璜進 任時準

李時夏 孫永老 申章顯 朴承顯 崔

在三 李純謙 張胤植 李憲基 任澤鎬

科擧金文龍進士金得鏡進士李必盛進士癸亥唱榜

人物節婦金氏

幼學金時秀妻也時秀早死服喪六年一不梳浴哀毁骨立終始如一每節具衣服置于几筵不喫酒果哭泣終身 中廟朝旌門知縣柳道宗重建記曰故學生盆城金公諱時秀早歿其夫人月城金氏泣血終身昔在中廟朝時命旌閭安獻納鍊石紀實蹟于碑歲久傾圮今 上乙巳子孫合謀改建于烏頭遺墟實闡先烈之盛擧也屬余識其事辭以文拙不獲詳拼次顚末係之以銘銘曰莫堅者石未百年而壞剝惟此節閭萬刼不磷要旌表何庸石爲烈日秋霜與天地仍存

孝子李元良

年纔四歲父母俱歿及長追服六年凡有瘡疾將死作虵鱠先喫一匙勸之其疾卽癒 中庙朝旌門贈職知縣金命淵重建記曰孝友之道根於天

性故人莫不知父母之當孝兄弟之當友此非強勉於性分之外者也然全能其性者鮮故不能盡其道矣孝友之稱於世者無幾若夫孝友李公可謂能全其性者歟公卽　中廟時人也世代遥遠雲仍零替家傳文蹟蕩無餘存其平生行誼無所取徵獨幸此一片石尚在夫病入難醫而尤強於閉藏之節病則死耳而蛇不可得矣當此之時其遑遑焦煎之心人皆有之然苟非平日篤孝之誠爲天翁之所知者則安能致其自至又不忍以惡穢之物徑加投試先嘗而後進之此豈又人人之所可能者乎夫能盡其友以至於感物則其於父母必能盡其孝矣旣孝於父母又友於兄弟則其餘可推而有以知其爲人嗚呼公可謂能盡其道矣乎且古之人以誠孝感物者多矣如王祥之鯉孟宗之竹書之信史傳之後世婦孺皆知之而若公之事尤爲卓絶罕倫盖貫金石之堅孚豚魚之頑者自是至誠而至誠之發無間於孝友則感應之理亦豈有二致哉　中廟朝旣命旌閭又以小屛繪其事而賜之後承蕩殘流離不能保其青氈可歎也已棹楔年久傷毁諸孫惧其遂湮沒不傳

其與列石而記之以為不朽之圖石不泐則公之
蹟不泯矣碑舊有閣屢圮屢修今其八代孫寅焯
時忝寅彬又鳩材而重新之以余忝在邑倅來請
記事之文夫稱揚孝友以風勵激勸卽命吏之職
也又以托名於不朽為幸
遂畧識其槩如此云爾

忝奉尹洛

曾祖觀察使尚元事燕山
抗疏忤旨廢為松羅郵隷洛九歲喪父廬墓三年
辰巳倭亂時嶺南陷　大駕西行賊報中阻洛晝
伏夜行三達龍灣前後行實徹聞于　上轉達
天朝旌門立碑除敬陵忝奉興海宰成　大中重修
記曰故　敬陵忝奉尹公洛以忠孝稱於　宣仁
之世事在　三綱行實公守得中其先坡平人也始
祖瓘高麗名臣曾祖尚元官黃海監司忤燕山配
松羅驛隷子孫遂為清河珉公生有異質五歲能
解文義九歲而孤廬墓三年十一歲伯父病殞　公
仰天哀號願以身代割指灌而　病輒愈事聞於
上復其身壬辰之亂嶺南覆沒　上幸義州賊報
中阻完平李文忠公　體察南州公適居其幕府冒
死匿行三達賊情於　行朝　上引見賜酒奬其
忠義　天朝聞之亦為之嘉歎完平公啓聞旌

間仍 除 敬陵參奉公曰此非賤者職也謝恩
即還卜築内延山下自號東湖居士常以淑鄉濟
物爲務天文地誌醫藥卜筮之書靡不力求間爲
嘯咏樂以忘勞一時賢士之至於鄉者莫不爲與
之交 宣廟陟方方喪三年 仁穆大妃之喪亦
服喪終制年七十七而歿卽 崇禎甲申也嗟呼
後世所謂忠孝者多以一節難猶之行施之於躬
標之於人徒以一死立名而已曷嘗有補於家國
哉故以之礪 俗則可也以之善 俗則未也盛世之
士無是也我 朝人物莫盛於 宣廟時時則黨
論雖興而風氣未漓也故其人並篤實敦厚簡言
議而勵事功君子盡職於朝小人盡分於野且天
所以待壬辰之亂而中興我也不然其國也哉公
下邑一祇廢也非有父兄師友之資而特因天賦
之美早知人職之重内而竭誠於親外而效命於
國生則著勞於世沒則增重於鄉前人稱其然
後人慕其風是其忠孝有補於 國家而非若後
世一節之士之比也當時人物之盛亦可推而知
之也故世之隆也擇士於野而有餘世之衰也取
人於朝而不足運氣使之然也然公特幸遇亮平

公耳如公之賢而泯沒無稱者又奚何哉此君子所以重知遇也且其辭官之節學士大夫之所難能也其高臯居仲連下哉惜乎不遇君子而表章也公之歿已易十數紀梓楔之閣亦屢葺矣然鄉人誦之不衰延山之渠公所鑿也清河至今賴之濟物之功亦可見入人深也今上乙巳閣又告圮縣侯蔡公敏恭實助之葺一鄉之人樂爲之役屬大中記之

縣令金錫慶 即節婦金氏之玄孫也年甫十二遭祖母喪不喫酒肉哀毀三年十四歲其母得病氣絶斷指回甦而奉甘旨極盡其誠善事兄長以孝友卓異拔薦官至嘉善大夫南海縣令在所斥浦僉使時愛養士卒捐聚餉穀銳意軍務修補戎器入於鑄啓承熟馬賜給之典捐建鶴山書院其子通德郎濡亦以孝行才學有道伯施賞之事

僉使尹百胄 雍正癸卯武科戊申麟佐之亂錄揚武原從勳二等功臣官至禦侮將軍宣傳官其子僉使鏡乾隆辛未武科亦以軍功錄奮武原從勳二等功臣官至禦侮將軍宣傳官

孝子李元三 其母深夜爲虎攫去手無寸刃尺持一竿挺身

跟着數里許執尾打腰曰爾何殺吾母吾將殺汝與鹿因鬪之際其母已爲得脫逮呼元三來始覺其母之免患放鹿負母而來誠心救護奉養益篤其後屢年竟以壽終 母純廟甲戌 給復

節婦權氏

戶長李愹白妻也居家勤儉有規範兄弟同居四十年人無間焉嘗語友姒間曰婦先夫而死者榮也夫若不幸先死則必當同日從之愹白年六十八病數朔而粥飲扶護身親爲之夫死之日從而死之年六十六轉聞于
朝 當宁辛丑 命旌閭清寧君金公東健記曰語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盖慷慨殺身者特出於一時之勇決而若夫從容取義者非講之有素矢心不渝者不能也所以死則同也而必貴乎處得從容也是固丈夫之所難能況婦人而可能之乎雖簪纓世族亦云難矣況遐陬側微之類所可易能者哉嶺南之清河縣有烈婦焉貢生李愹白之妻權氏是已權氏平日治家勤儉有規度與夫之兄弟同居四十年人無間言嘗語娣姒間曰夫先夫而死者榮也夫若不幸而先死則當同月從之及其夫有疾粥飲之供扶護之節必躬親之

不使人替勞晝夜彈誠忘寢與食數月而不少懈一日審其病危甚退而飭子婦備衾需仍却食子姪輩強勸之唯少呷冷水而已如是者六日而乃絶時則其夫之死纔已少頃矣嗚呼烈哉凡婦人人從夫死者何限而或以青年靡依或以情界難言生旣無樂死固易辦至若權氏則偕老到白紛有子有孫足衣足食亦何苦捐生乃已哉然而克踐平昔之言竟就從容之死苟非天賦之美所守之確其何能致此特異之節哉視他人之慷慨引決者不啻同年而語耳且聞憐白之姑母亦嘗爲夫節死權氏之死亦有得於觀感者歟重可歎賞也已本縣儒士擧實行轉聞于 朝廼蒙旌閭之典 國家之褒揚節烈以樹風聲者吁其至矣抑余於此別有感焉昔先君子莅是縣憐白即伊時戶長也年雖久而信息尚不絶故權氏事聞之頗詳今者憐白之姪載洽載汲千里委伻要得記實之文義不可以不文辭且嘉其遐陬之有此卓節略識其顚末如右

五衛將李東信

甲寅閏七月二十一日政除授五衛將同年八月二十五日政三代追贈

題詠 朴孝修詩曰颼風颯起飜滄溟天水相兼晦且
暝銀山萬朶低復屹百千雷皷同一聲扶桑將
湮地軸動誰之所為鯢與鯨 金慕齋安國詩曰
為邑雖墉十室殘黌庠禮教頗堪觀須將小學加
切力希聖希賢未足難 金思齋正國詩曰邑宇
蕭條供俸殘却忘今作補衣官驚聞簷外風濤壯
愛賞庭前月色寒客裡歸思天杳杳枕邊無睡夜
漫漫年年身逐南翔鴈老去秋懷不自覺 鄭湖
陰士龍詩曰悲凉客况歲空殘薄晚方投古縣官
樹木鎮留霜後密風烟不作瘴来寒城遣颶鏃樓
前側詩被塵侵字半漫蠻酒一盃愁奚許老魔強
項不能寬 容齋李荇詩曰清河之為縣僻在滄
海傍田疇與戶口蓋不下富昌一自倭竊發喪耗
日相將閭井與丘墟各為麋鹿鄉縣官築城郭萬
戶置符章製船泊介浦水陸軍威張流亡四鳩集
耕鑿安其常閔侯吾故人視事年二強服膺恤民
隱慨然復義倉又從立廨宇稍稍備廳堂賓客安
寢食吏屬免飢荒由来守令職只此無他方 寶
鏡寺圓照樓觀察使金世娚詩曰東巡歷適十餘
州王事馳驅不暫休今曉初聞蕭寺磬恍如三角

讀書秋 踏遍名區朝日晴歸来僧寺夢猶清留
將竹杖芒鞋意要帶明春再度行 洪慕堂履祥
詩曰湖上春陰帶小寒樓臺縹緲有無間風流勝
狀還堪惜新月初昇要再看 洪澤輔詩曰樟樓
依舊水雲寒慕祖風流況仰看宇宙百年留寶唾
後孫新揭碧紗看 縣宰洪沃輔詩曰先祖南遊
幾暑寒後孫爲宰海山間分明遺什神呵護留侯
百年鏤板看 洪詠漢詩曰百歲遺光陰一夢寒樟
樓自在翠微間遺篇正寓羹墻慕留與雲仍景仰
看 洪純輔詩曰繞樓湖水鏡光寒吾祖清遊在
此間詩中物色依然否剛恨諸孫不共看 李宗
榮詩曰松磴石逕漸崎嶇龍氣三湫正有無 疊嶂
摩天愁日月疾雷鬪爽倒江湖瓊瑤碎削元釭角
粉墨淨濼揔畫畵開闢以前應不識羅王早占一
名區 海月樓 縣宰李徵復詩曰華顏曾留二字
名乾坤重見一樓成新秋灝氣東南豁初夜圓光
上下明蓬島烟收鼇影泛桂宮霜落兎眠驚鳳松
秀色龍山景千古長輪晦老評 蓬海山吞月上
初一樓光景問何如平開萬丈敷人寰轉出三清
玉女車風檻爽凉鳴櫓外夜窓虛白聽琴餘欲知

華搆重成意頎見青泉續尾書　華髮飄然倚小
樓使君風致老堪羞刃名自笑三都尉志業虛拋
萬户侯入浦漁謡閒側耳踊波蟾影快呈眸邀賓
北海開尊席左右歌兒唱酒籌　海月樓八景蒼
鱗赤甲匝長隄丹穴奇毛夜夜棲一去千年雲影
宛曉天晴月自高低　右鳳松曉月　秋山收漲
菊芳凋孤鶩殘霞暎晚霽飛過江城斜日紫落来
花谷影飄飄　右龍宙晚霞　香餌何年釣巨鯨
古臺人去怒濤拜清秋鬢亂如掀動亂浦舭檣辟
易驚　右鯨臺怒濤　鶴峯偃蹇高人如水北今
空處士廬但有白雲閒自在暮天歸影捲還舒
右鶴峯歸雲　長郊草色疏如紗微雨東風昨夜
過何處笛聲飄一關妝童牛背半披簑　右上坪
妝笛　霜楓葉舫露蕭枯明滅村燈半夜孤風送
漁歌秋色晚沙鋪長渚月彎弥　右介浦漁謡
將鼓夜閒冰不奔塞天塵霽鴈無喧平時未必憂
邊警一炬猶明海防墩　右桃山夕峯　蒼松落
落繞鄭村春草郊原駒騎喧夕抹孤烟青一帶晚
風吹散到黃昏　右松鄭暮烟　聯牢金命淵詩
曰縹緲城西一小樓百年今日喜重修飛檐直對

蓬山迴曲檻平臨桂殿浮千里海留還望遠一樽徙倚更逢秋夜來瀲灩銀波漲洗盡天涯倦客愁縣宰李翼棠詩曰百年海月有名樓幾度前人記重修眼豁東南十頃碧身清三五一輪浮登臨何處非佳境天地遥日夕暫忘愁　居然又仲秋夜帶遺風吾敢擬道縣宰朴民淳詩曰東近蓬瀛十二樓姮娥呈媚靚粧修無邊元氣多疏洩不盡清光自躍浮籥捲三更明似晝欄深五月爽疑秋儀然捧出扶桑日照破人間永夜愁　六清軒縣宰李正幹詩曰三槐亭畔六清軒先祖遺風此地存百五十年多感舊當時椽吏亦雲孫　梅花嶺外路依依記得前年擁雪歸誰識南州緣太重今清河是舊軍威　竹符同省亦堪榮何況他鄉遇夯凡縣鄰家風相不負山河分得一般清　重茸衙軒舊制同始知成毀屬天公莫言此役民無擾終愧江陵及火風　山清宰李正規詩曰吾祖絃歌地肖源後下車百年遺愛在五袴至今譽不有先人蔭何由吉慶餘喜君能善繼嘉績一如初　宜寧宰李正履詩曰槐陰清覆六清軒手撫　銅章感慨存莫道宰官身偶亦百年遺澤見諸孫　山氓

海户得因依氷蘗家風可共歸拔薤已聞歌龔遂
誦教邦復獸藕威　遥臨恭戟荷光榮書道吾家
兩郛凡聞訛今年魚不淦　王仁覃及海波清
小縣衙成搆厦同不撓民力　是為公區區拙劉無
長策他日須資郢石風　松羅舘臨瀛閣郵丞崔
道文詩曰蔓域設舘問何　年客舍蒼茫近海邊班
序舊稱忝上列調差今揀院中負先生棐認重修
掾放事書徵一部篇沿革祗今年已百京師何許
路盈千東籥納日濤聲壯西岳巒雲樹色連蒲砌
蕭森新種竹半池蕪没舊栽蓮臨瀛歸帶色琁題燠
晪壁詩將紛列懸敢道微官成濩落自欣閒局忝
周旋清凉勝地春無瘴閒寂公堂晝有眠稍喜官
居閒自得每當衙日事頻牽驥騄踏地羈蹄集鴈
鶩盈庭陣勢聯蜒户日供惟海錯驛夫時許半公
田家家崇佛羅風在夜夜迎神楚俗傳浦畝燒釦
宜種麥海虚蓋販不爭錢文移火急頻傳命官
况氷清寂若禪材散本非當世用官閒猶得病嚴
便風塵呼馬從他應湖海盟鷗是宿緣鶴浦鮮臺
孤棹過龍湫龜石一筇穿一何妨日藕老留看浙不羡
班生去作仙祗有君親余念日邊歸夢北堂前

郵丞李德楠詩曰解宇年深半側地砟来山木後
前支舩於目下扶持得其奈剛風劇兩時　月供
米可糊三口秋捧錢緩支半年舊歲魚鹽今亦失
官廳許活淡於禪　面孔猿猻言鳥說時來小吏
拜衙前蚩蚩此亦人之子初似可憎終可憐　太
半成川馬位田有名無實百餘年殘民白徵猶輸
税況復新徵結役錢　桿將行過更別星処營番
下又兵營蹄穿骨立猶鞭策驛馬無時不在程
備局申禁犍壯種上司備索象中豪欲除舊弊生
新弊濟産于今價益高　拍虎濤聲初奪魄聞来
日日便尋常人心愈怒須懲戎一念怒多時威反傷
河伯徒聞天大海未知人有一天寬何物不容
吾度內呼来海若作衙官　為觀日出朝朝候輒
有頑雲萬疊橫天意從來多戲劇人間不怪少清
明　伺候三旬皆敗意今朝偶起宿雲
開　有心不得無心得快覩紅輪湧海来

碑版

寳鏡寺圓真國師事蹟碑銘李公老序曰夫一
心者萬法之揔六度萬行莫不由是而生焉然
性有利鈍迷悟不同故若垢衣纏寶而未見或濁
水求珠而未得迷之者猶如　塵埃我如來出現

於世說三乘十二分教或立毗尼攝護之藏或示
禪那證入之門蓋為衆生機根淺深不同也於是
後之學者各立宗趣互相矛楯　膠於空有以自
病病他者滔滔皆是若夫空有兩忘復弘禪教者
其惟我圓真國師乎師諱承迥字求迴俗姓申氏
上洛山陽人也家世業儒父通漢以內給事出倅
錦城而卒於任母亦早逝師三歲而孤鞠於叔父
侍御史光漢於聰悟夙發自弢抱未嘗戲翫七歲依
雲門淵實禪師凡發言舉事多出人意表衆皆曰
神童十三投曦陽山鳳巖寺洞純師剃落其髮明
年就金山寺戒壇受具於是戒珠明朗法宛泓澄
純公爰重異常然師雅意不樂名教將以振衣高
舉雲蹤鶴懸　林壑而以純師老故不能勇往赴越
丁巳春例赴普　濟寺談禪法會純公凶訃至將赴
喪就叔父侍御君曰人生若朝露富貴如浮雲吾
於世味若嚼蠟然今吾師永逝而便去以成吾志
乃杖策往　時明廟當宁素聞師之道行及於
抄遂詔有司特加抄錄此不拘凡例也是年秋宗
門耆宿輩皆固勸於是赴廣明寺選佛揚對問若
空虛之傳聲飛辯如懸河注水聞者莫不潛然場

內中使及證官碩德皆下床拱立而聽擢為上上
品然師旣於名利殊無芥滯但欲游歷名山遂往
叅曹溪山普照國師次決法要復詣江陵郡五臺
山禮文殊得眞感又往清平山訪眞樂公之遺跡
因見文殊寺記公謂門人曰首楞嚴經乃印心宗
發明要路之語惻然感之遂駐錫聞性菴閱盡楞
嚴經洞諸相之幻妄識自心之廣大酷信妙吉如
有宿習嘗發願徃徃弘揚法教必以是經為首此
法盛行於世自師始也泰和八年戊辰命住皆骨
山榆店寺庚午秋當時貴戚修京齋演法寺開設
法會奏以師為法主仍致書固請於是來赴京師
今相國清河公率門下簪履數千人出迎於城東
郭住寺欣然傾蓋之歡對以樞衣之禮如以石投
水脗然相合公自是尤重禪風使曹溪法乳盡振
東土豈非宿緣所感耶至　康廟卽政之三年批
授三重大師師固讓欲避時　晋康公秉政承　上
旨敦諭至切強以就職是年冬　上召入秘殿點
破禪錄特加敬重因遣中使内侍大官署令邵敬
興重修所住精舍先是師嘗寓　楓嶽普德窟有異
夢及是而驗之歲在癸酉今　上踐祚繼述先志

以二年甲戌命設落成法會大弘禪旨下批
爲禪師是年春 上徵八內 殿以上衣直長同
正徐稚之子代而剃髮明年秋又加大禪師因詔
住東京理內清河縣寶鏡寺先是命住清平山文
殊寺暨嶽寒溪寺而皆固辭不就至是而強之亦
非師意也雲門山有伏安寺者乃降賊主萃淵藪
舊染之餘或未頓正堂頭老宿患之欲開悟以導
自新之路請師別張法會演說六祖壇經羣賊皆
感悟流涕無復萌於兇焰自是一方晏然高枕至
庚辰春 大上王親屬第四子手落其髮今琊丘
寺住持禪師鏡智是也昔於清道郡七葉寺義林
久無雨井泉渴涸衆皆患之師齋心滌慮談揚慈
覺禪師所說此如沙竭羅龍王不離大海不出深
宮惟以一念慈悲心與布慈雲布灑甘露之話相
續演說至一夜霈然下雨又在公山念佛蘭若與
兩三道伴會于東峯煮茗時大旱師謂曰今驕陽
爲沴苗稼焦枯可忍視耶乃點一碗茶置巖石上
禱于阿羅漢以禪月和尚禮讖文作梵唄未畢而
膏雨忽降田畝告足凡師之德行所感多類此師
以傳道受業爲事內負大妙之城外應無窮之機

若傳燈而相續或瀉瓶而不渴四方學者仰如山
斗圓月炤海無波不明甘露零天無物不潤其承
訓誨若時兩化者不可勝數矣至大金貞祐九年
辛巳夏會訓下清流說楞嚴經尤加勤款忽一日
顧謂衆曰正法難遇猶如龜木吾亦不久於世請
諸尊宿毋虛度光陰勉弘末法以稱佛意衆皆愕
然至季夏示微恙沈綿寢深猶不輟誦演至七月
移居于公山念佛寺與元正青林二禪老從容談
道至八月二十有八日剃頭澡浴九月初二日嗄
侍側者更衣因坐繩床命唱梵侍者請臨終偈師
舉目熟視曰這癡漢我平生曾不作一偈今作什
麼偈耶因叩繩床三下而寂視之已化矣顏色不
變舉體如生嗚呼達人之通觀也以死生同爲一
體言笑自若無來去之想非有自澄之力安能如
是耶以十月十日門徒五十餘人奉靈輿茶毗于
公山南麓明月拾靈骨移葬于神龜山立塔報齡
五十一法臘二十有四 上聞訃震悼追贈國師
諡曰圓真門人以樹碑事聞于朝 上乃命臣
公老撰辭臣以文職忝在樞近不可以學識淺薄
爲辭乃據門徒所錄行狀强序而銘之曰梵雄西

現法舸其東區分宗趣泒別流通輪轅興用致遠一切禪教異門證覺惟同繄我圓真寔曰䨘弘心似止水頓照真空戒譬秋月夏出塵籠法若春泉利物無窮攀鱗附翼龍象門義口授心傳玄關洞開顯滅有時复履西廻門徒濟濟香山其頟請勒遺蹤示厥後來　成道菴圓覺祖師碑銘序曰祖師諱摩訖其先金氏新羅蔓城人也先子諱白光母失系出名曰淨德夢日月燈光射于地抱而納懷仍而有娠洪武十二年己未二月十五日申時生是時始兩二七而止若有神者抱送焉生而不啼不煩保母庚午丁父憂若啞不語十五癸酉秋七月晦翔朝見海旭如藍初出忽發笑曰大哉陽之精也從此語笑自若精神如氷玉語音如笙簧聞者皆喜若居酷熱飲氷玉丙子値母服闋至己卯娵野城劉氏女耕鑿而已處世油水利不干懷常謂曰大空寂惟血氣皆具瞥爾回觀即在斯焉云何逐物之北而不回首自思嗟爾浮生藹然疲役而不知其休或曰赫赫日中盲者不覩清清水中游魚自迷非汝之謂乎凡語言遊戲每如此天順三年己卯六月十五日申時召優婆夷妙正曰

吾滅後一年此驛當設官立貞又至百三十許年海醜入寇邦國喪據山河骨暴血流千里西兵来援天下騷亂我境晏然天神呵禁民保其元歲漸飢荒將毀道場先占斷隴搆一淨堂置我醜影香火跪欽觀音妙音聖號常誦則弭灾滅禍自成仁壽之域汝其傳道各令盡心物有其始必有其終亦無常處是真常也言訖泊然坐化壽八十一道流依空門法荼毗收舍利樹浮屠於此縣西常巷寺是日天氣酷烈忽瑞雲盤空若寶蓋之覆陰嗚呼異歟

乙卯冬修正　校西藏

伯父主前 上書

[illegible]